

堅守深山三十五載 三尺講台播種希望

四個小孩的

愛生如子

老師



語文、數學、體育、音樂等小學段多個年級的課程全由陶老師一人教授。記者張蕊攝



巫山縣驛坪鎮蘇家村小學只有1名老師與4名學生。記者張蕊攝

位於三峽庫區腹地的巫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，土地貧瘠，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畝。隨着村民外出務工，以及政府的高山生態扶貧搬遷的政策支持，許多村民都搬出了大山，孩子們也都轉去條件較好的學校就讀，蘇家村小學的學生人數，亦從鼎盛時期的100多人，驟減至現在的4名。

琅琅讀書聲 劃破寂靜

蘇家村小學的教室與普通小學的教室相比，除了略顯空蕩外，並無其他區別——一張三尺講台放着備課筆記，孩子們的作業本、課本整齊的擺放在書桌上，教室前面的黑板用粉筆書寫着一些漢字，黑板上方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」八個大字格外醒目；教室後方的黑板寫着關於讀書的名言警句，字跡工整。寂靜的山村裡，不時從這裡傳出一位老師的講課聲，以及4名孩子的琅琅讀書聲。

陶朝雷今年已過五旬，家住在本村，高中畢業後就在這裏任教。他告訴記者，目前在校的4名學生中，10歲的男孩子羅品濤就讀3年級，另外3個年紀4歲至6歲的女孩子就讀學前班。4個孩子年紀還小，陶朝雷成為了他們的老师、炊事員兼清潔員。

年年換教案 馬虎不得

學校每天早上9點上課，下午3點放學，多個年級的小學課程，包括語文、數學、美術、音樂、體育，全由他一人教授。除此以外，他早上還要為學生燒水，中午為學生煮飯燒菜，放學後若天氣不好，他還要走3個多小時山路護送學生回家。



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電影由真人真事改編，內地也有不少「微型小學」。網上圖片

記者看到，在陶老師的辦公桌上，擺放着整齊的教材教案，還有幾本備課筆記。他說，教1個班是教，教1個學生也是教，馬虎不得。這麼多年，雖然學生漸少，課程基本一樣，但他的備課筆記每年都不一樣。

「我們班上3個女娃比較近，就住在學校後面的坡上，但是羅品濤家住的很遠，上學要走1個多小時山路。」陶朝雷回憶，「有一天上午，我發現羅品濤沒來上學，就給他父母打電話詢問，可他父母說孩子早就出門了。我不放心，趕緊沿着羅品濤上學的路一直尋找，結果竟發現孩子暈倒在路邊。我立刻把他送去醫治，醫生說孩子可能吃了不乾淨的東西導致食物中毒，好在情況不算太嚴重！」

雞蛋添營養 無微不至

陶朝雷慈愛地看着自己的4個學生，悄悄地告訴記者：「孩子們的家庭條件都不太好，我之前一直擔心孩子們營養跟不上，現在政府有『愛心午餐』，每個孩子午餐補貼4元人民幣，他們終於能吃到雞蛋了。不過這個政策只有9年義務教育階段能享受，目前3個女孩還在學前班，沒有補貼，得等到今年9月她們上一年級了，才能享受到這個補貼。」說到這裡，陶老師略顯遺憾：「孩子們的營養很重要。」

陶朝雷轉而又欣慰地說，現在條件和以前相比已經好許多，去年重慶市政府推行「暖冬計劃」，為全市高海拔地區的中小學加裝暖氣，這讓偏僻寒冷的教室迎來了一個「暖冬」。室外冰天雪地，教室卻溫暖如春，孩子們的手腳不會再被凍僵了。

我健康 我快樂



陶老師在教室黑板上寫了不少名言警句，鼓勵孩子們多讀書。記者張蕊攝

熱心塾支 學生感激

在重慶市巫山縣驛坪鎮，陶朝雷是個遠近聞名的「熱心腸」，只要鄰里說孩子交不起書本費想輟學，陶老師立即會上門勸家長，並從自己的薪水裡抽一部分墊付，爭取讓孩子們先上學。幾年前，有姓馬的兩個小孩到了上學的年紀，但由於學校與家的路程太遠，且路途中還要穿過野獸不時出沒的叢林，就幾乎打消了上學的念頭。陶朝雷得知此事，毅然將兩個孩子接到自己家中長住，並時常輔導他們的功課。許多陶老師的學生，一旦提起陶老師，都讚不絕口，心懷感激。



蘇家村小學背後，牆面開裂的土坯房就是陶老師的家。記者張蕊攝

現年52歲的陶朝雷老師告訴記者，他從1981年2月高中畢業後，就成為蘇家村小學的一名代課教師，當時每月工資僅有9塊錢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；10年後，工資漲到100元；2006年他通過考試轉為正式教師，2007年又評上「小學高級教師」，他的待遇才有所提升，每月工資收入有3,504.29元。

棄外出掙錢 篤守教師本分

20年前，村裡的年輕人外出打工，親戚朋友勸陶朝雷走出大山掙錢補貼家用。1個在廣州打工的親戚打電話告訴他，廠裡正在招工，像他這樣的高中生，1個月少說也能掙上千元；但是陶朝雷還是選擇留下來。

「關愛與教育孩子是老師的本分與天職」，談到選擇堅守的原因，陶朝雷的回答沒有豪言壯語，平淡卻真實。陶老師說，自己每天早上6點起床，在家吃完早餐就去學校打掃衛生，再去山澗裡給孩子們打水，準備午餐食品。

最開心的事情，就是看到村子裡的學齡孩子，一個都不少地進入學校學習，健康快樂地成長，「只要學校還有一個學生，我就不離開！」

清貧卻富足 18生考上大學

陶老師告訴記者，雖然在物質上自己比較清貧，但是內心卻感覺很富足。截至目前，他有18個學生考上了大學，1個學生正在天津讀法律碩士，自己的一雙兒女也已大學畢業，分別在教育與金融行業工作；勤勞能幹的妻子包種了幾片田地種植經濟作物，一家人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。

陶朝雷一家在村裡也頗受愛戴，不善言辭的村民們用質樸的話語告訴記者，「陶老師一家都很好，他們是好人！」



山坳裡的「微型小學」。記者張蕊攝

記者手記

延續村教血脈

隨着重慶高山移民政策的持續推進，三峽庫區高山的子女大多隨父母遷移下山，農村小學日漸萎縮。但受到條件限制，還有一些貧困孩子不能走出大山，於是便有了這些零星散落在山脊的一個個教學點。

35載艱辛 比大山重萬鈞

從巫山驛坪鎮到蘇家村，要經過30多公里的泥濘山路。行駛在崎嶇的山路上，我們經常以為前面不遠處就是路的盡頭，可是走近了才發現，路呈90度直角，折向了另一個方向。1個多小時後，車子終於停在一處寂靜的小山村。村裡

散落着一些土黃色的泥牆房，小學白色的磚混房，無疑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。

孩子成材 「就是最大滿足」

一村一校一教師，一室四桌四學生。這14個字似乎涵蓋了陶朝雷付出的35年，但其中的點滴艱難算在一起，卻比大山還重萬鈞。在採訪過程中，陶朝雷毫不諱言自己的苦惱——「我不擅長做飯，要是能安排一個炊事員就好了」，「我是個男老師，等以後3個女娃長大了，怕照顧起來不那麼方便」……然而山道難行，交通閉塞，這裡是世外卻不是桃源，外面的人不願意進山，最後還

只是有陶朝雷一人，堅守在這座簡陋的小學，看着一批批孩子長大，走出大山。他坦言，年輕時自己曾有過猶豫：留下？還是離開？最後他選擇了堅守。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，堅守在群山環繞、交通不便的小山村裡，堅守在平凡的三尺講台上。然而對於陶朝雷而言，這份堅守並不充滿悲情，他感到很滿足，「當我看到孩子們健康快樂地長大成材，走出大山，就是我最大的滿足！」



陶老師帶4個小孩認真地做廣播體操。記者張蕊攝

這是一個不應被遺忘的可敬群體。在日漸浮躁的當下，他們坦然面對艱苦的條件、日復一日的辛勞，以無私奉獻、默默堅守的人格光芒，照亮了一批批鄉村孩子的求學之路，幫助一個又一個貧寒子弟走出大山、奔向希望。

的巫山縣，散落着32個同蘇家村小學一樣的10人以下「微型小學」，共有學生171人。這些鄉村教學點通常只有1名教師和寥寥幾名學生，甚至最偏遠的只剩下1師1生。但正是這些「微型小學」的鄉村教師們，開啓了孩子們最初的知識之旅，延續着農村教育的血脈。